

578.071

大百報小叢書

第一輯

倫敦華盛頓莫斯科

和平的夥伴

LONDON ★
WASHINGTON
★ MOSCOW
-PARTNERS IN PEACE

拉斯基
葛里格
費希爾
原著

1

278637 62

: 4

2
578.071
1
頗深遠。

我們編印大公報小叢書的動機

本社現決定編印「大公報小叢書」，我們的動機甚簡單，也抗戰軍興以來，一因物資艱難，報館也在顛沛流離，我們的報首先縮了篇幅，與大公報成為姊妹的刊物國聞周報也停了刊。這情形，一直繼續了七年多，直到最近，在戰爭中的軍事努力，政治改革，世界動向，以及戰後的諸般問題，均待討論與研究，有許多較為系統的資料，實在不是一張爛報兩版文字所能容納與負擔的。報紙擴充篇幅嗎？事實做不到。因陋就簡下去嗎？實在不甘心。折衷的辦法，我們乃決定就本社同人組織一個編譯委員會，編印「大公報小叢書」，作為不定期的刊物，以彌補這個缺憾。這是一個簡單的動機。

世界大潮流在流向民主，中國也非努力走上民主化的大道不可。民主政治有什麼神奇嗎？說穿了，只是一種常識政治。在民主國家，由國家元首的人選，到政府的施政方針，都要請教於老

百姓；這些人民百姓都是學者專家以至政治家嗎？絕對不是的。但每當大故，請教於人民，而人民的答復常是非常正確，至少也大致不差，那就是憑了多數人的常識。儘管在英美那樣的國家人民知識水準較高，但大多數的小百姓的教育程度也很有限，但是他們的政治常識差不多都相當豐富。他們這種政治常識從那裏來的呢？大致說來，來源有二：一是報紙雜誌，其次補充的讀物便是各報館及各大學出版的小冊子（Pamphlet）。這種 Pamphlet，在英國尤其全國風行，影響廣大。這種小冊子的好處，在比報紙雜誌深入些，系統些，比專門巨著淺易些，輕鬆些，就恰恰合於人民百姓了解政治的需要。現在我們編印小叢書，也希望能够普及政治常識，以爲國家民主化之一助。這也是一個比較深遠的動機。

最後聲明兩點：一、「大公報小叢書」不完全由本社同人編譯，也歡迎外稿。二、假使這類小叢書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推行，我們也只是盡錦裘一腋之力，更希望出版界同向此方向努力。

重慶大公報社編譯委員會

目錄

一、前言

二、英美蘇合作與戰後經濟制度的改革

這次的戰爭是一個革命——共同的經濟目的——和平過渡？——一個失去的機會——
國際形勢微妙——資本主義能够倖免？——「美國的方法」——不確定的未來——蘇
聯的挑戰——資本主義擴充的末路——不可逃避的選擇——擴充的社會——一切價值
的重估

三、一位英國外交權威的看法

一個世界性的國家——均衡的局面——猜忌要不得——不能撇開蘇聯——英蘇同盟——

目錄

二

——東西文明的集合點——印度前途——日本，一隻瘋狂的猛獸——英美蘇真正合作——戰後的太平洋

四、英國戰後經濟的困難——求助於蘇聯，抑求助於美國？

距離破產的程度還有多遠？——前途依然有望——四種辦法——英蘇之間——萬一合夥不成……——生意眼——適合政治上的口味

一，前言

未來世界和平建立的工作，其成功的保證，在於各大國間的利害調協，合作無間。對於未來的恆久和平能否建立，我們不必從外交家的辭令去觀測，而應着眼於各國間現存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能從它們中間找到共同的趨向，以及大體上利害的一致，則和平的實現不能認為已有把握。

戰爭的勝利易得，和平的勝利難求。因為戰時大家甘苦同嘗，患難與共，集中全力對付當前的大敵，自易暫時擱置種種較小的糾紛，從事救亡圖存的合作；但一到共同的敵人覆滅，戰爭的恐怖漸漸消失，誰又敢保證各國之間不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現在戰爭的勝利尚待完成，而東南歐以及波、法、義等國家與英美間的各別關係，已給人以不太單純的印象。這些問題的解決，無疑係英美蘇合作前途的一大因素。

進一步說，這次戰爭把法西斯主義消滅後，世界上將只有兩個主流，一個是資本主義下的民主，一個是蘇聯社會主義的試驗。固然蘇聯曾經多次採取步驟，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如宣布第

三國際的解散等，以減少他國對蘇聯的疑慮；在另一方面英美在內政上亦開始研究社會改革。由於戰爭的需要，英美對於改進其人民的生活，已比過去為急進。戰後要解決失業問題，重建被破壞的地方，像布維里治報告書所帶有的社會安全的氣息，必將充注於其政治措施中。不過，我們得承認英手與蘇聯，在政治信仰上，社會組織上，尤其經濟的制度上，有着重大的差異。這兩種不同的力量，是不是可以合流？蘇聯政治家雖曾說過：制度的不同，並無礙於良好的邦交，但這種說法的真實性，似有待於未來事態的演變，為之證明。

在這次大戰中，英美蘇的作戰努力當然是合拍的。東線的英勇抵抗，使英倫三島能獲得自力更生的餘裕，使「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能從容發揮功用，進而支持蘇聯，終以開闢陸戰場，形成夾擊希特勒的優越態勢。這一切的經過，在這裏不妨簡略敘述一下：

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對蘇聯宣戰，翌月十二日英蘇的軍事協定即告成立，同時羅斯福總統聲明全力援蘇。八月間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北大西洋上美巡洋艦「奧格斯特」號上會談後，宣布了「大西洋憲章」，史達林委員長旋即表示贊同，並建議在蘇京召開三國會議。九

八月十九日卑維布魯克與哈立德分別率領英美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方舉行會議，結果英美蘇尤
儘量蘇聯以援助。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個聯合國國家在華府簽訂共同宣言，彼此保證充分利
用資源，打擊軸心，並聲言不單獨對敵人停戰或議和。這一年的夏天，蘇軍在卡爾科夫，英軍在
北非前線，同樣的作風不利，因為「蘇聯的危機亦即英國的危機」，蘇外長莫洛托夫便作了一次
英倫的訪問，在五月二十六日簽訂了英蘇二十年軍事同盟，接着，又飛往華府與美總統會見，六
月十一日美蘇對於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獲得諒解也公布了。八月十一日至十五日，邱吉爾首相偕
了克里姆林宮的上賓。邱史爾氏對於戰局曾有詳盡的會談。此後英美領袖在卡薩布蘭加，在魁北
克又有會議，但蘇聯方面並未參加，所以跟續魁北克會議的決定，十月十九日英美蘇三國外長會
議便在莫斯科揭幕。會議的結果發表了中美英蘇四國安全宣言，關於義大利徹底民主的宣言，關
於奧地利恢復獨立的宣言和懲治戰爭罪魁的宣言，再加上一個在倫敦成立的歐洲顧問委員會。這
次會議的範圍，除了軍事部分外，在政治方面把南歐的義大利，中歐的奧地利，東歐的捷克等問
題都涉及了。然而這次會議的成就，似乎很有限，時局迫使這三國作進一步的探討，所以緊接
着中英美三國的開羅會議，英美蘇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了開戰以來三國領袖首次聚首暢談的德

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和平的夥伴

黑蘭會議。據十二月六日德黑蘭發表的公報稱：「在四天的會談中，三大領袖會制定與重申吾人之政策」。「吾人今茲表示決心，將在戰爭與其後之和平時期，共同合作。關於作戰事項，吾人之軍事參謀幹部曾參加吾人之圓桌會議討論。吾人已獲得摧毀德軍之一致計畫。至關於和平事項，吾人確信吾人意見之一致，將能締造一持久之和平。吾人充分認明，吾人及一切聯合國家均負有締造和平之最高責任，此項和平將獲致全世界絕大多數民衆蓄意之支持，並能杜絕若干世代之戰爭的災禍與恐怖。吾人曾與吾等之外交顧問探討未來之諸般問題。吾人將企求一切大小國家之合作與積極參加。彼等之人民與吾等相同，均望一心一志，致力於消滅專制，奴隸的壓迫以及缺乏寬容之事項。凡有意參加世界民主國家之家庭者，吾人均將加以歡迎」。這一次會議表演的精神，頗形良好。會議所留給人們的期待，是歐陸戰場的開闢。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以前，蘇聯對於這個戰場之遲遲開闢，曾有過催促的表示，但英美大軍一踏上了諾曼第的海岸後，確已與蘇軍東西呼應，向納粹進行着決定的大錯形攻勢了。

在過去兩年，同盟國間曾舉行過幾次國際性的會議。由這幾次會議，似乎也可以看到英美蘇

關係的鱗爪。一九四三年五月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舉行，十一月九日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協定，產生了善後救濟總署，準備在被戰爭蹂躪各國，推行救濟與復興事宜。各國對這一項措施，可以說一致贊成，除了數字上會有所討論外，事實上不會有利害衝突或矛盾可言。在持續至一九四四年八月纔閉幕的國際貨幣會議中，情形就不同了，英國有英國的計畫，美國有美國的計畫，連加拿大也有其帶着折衷意味的計畫，各國的背景與立場不同，見解自有差異。蘇聯代表在這次會議中，初時不大說話，臨到後來却把各國的主張深刻地批評了一番。蘇聯的經濟制度自樹一幟，在貨幣政策上，很顯明的不能與英美等國做到合流的地步。可注意的是和平機構成敗所繫的頓巴敦橡樹會議。這個會議從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起，分英美蘇與中美蘇兩組舉行，直到十月七日纔正式閉幕。各國代表雖在大體的原則上獲得協調，但下列若干問題傳尚未獲解決：①關於理事席位輪流之若干問題，以及選任問題，②世界法庭之形式如何，究竟爲就舊有法庭加以改組，抑完全重起爐灶，③中美英蘇四國如對於使用武力一項問題發生爭執，將有何種否認權力，④新設安全機構的地點問題，⑤在若干情形下關於侵略者的定義，⑥大會對於若干附屬機關，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航空會議，糧食委員會等是否將有控制的全權，抑此等附屬機關具有獨立的性質。

倫敦·蘇盛頓·莫斯科——和平的夥伴

，僅受行政院之局部監督等等。就中第三項尤形重要，各國如不能把這一點弄清楚，則未來的和平機構，可能遭受致命的失敗。國際大局千變萬化，幾乎沒有不可能發生的事，假定中英美蘇四國中任何一國被認為犯有「侵略者」的嫌疑時，關於使用武力，行政院如何投票，關係國包括不包括在內？固然中英美蘇為這個和平機構的主要支柱，合力維護和平，彼此間應有互信，事實上其中也不致發現成侵略者，但條文如沒有明白的規定，終將成為一個無法挽救的漏洞。這個問題太重大了，也許非等到英美蘇各領袖再面談一次，一時還未能解決。頓巴敦會議甫告結束，國際民航會議即於次月一日在芝加哥舉行。英美兩國各自提出的計畫，成為這次會議討論的主題。這次會議在十二月七日閉幕，五十四國代表簽定了一個民航協定。從實質上說，這次會議不能認為成功，英美兩個計畫頗有距離，未能獲得一致。更遺憾的是，會議原準備蘇聯參加，但結尾芝加哥會議的議席上，並未見蘇方代表出現。

一般說來，英美蘇三國在軍事上已達到相當程度的合作，但在其他方面，如相繼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則還待今後大家作高度的努力。

羅邱史三位領袖的第二次會議，定一九四五年春間舉行。在這次會議的前夕，我們看見西方的軸心已在咽氣，中國戰場上的日寇也在作垂死的掙扎；我們又看見希臘的內亂，義大利政局的糾紛，波蘭局面的僵持……，這一切使我們不能不對這次會議，抱着更大的期待。

此時讓我們來研究一下英美蘇三國的關係，應該是一件最合時的事。下面介紹的三篇文章也許可以給讀者一些參考。

英國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H. G. Laski)的一篇文章，可以代表一般進步的學者的看法，把這次戰爭看作一個革命。如英國科學家赫胥黎(G. Huxley)等全抱類似的見地。拉氏在這篇文章裏對英美的內政有深刻的論斷，他的觀點大致側重於經濟的制度。葛里格爵士(Sir E. Grieg)的文章雖也同樣明瞭世界的不合理以及過去國際組織的失敗，而找求改革之道。但他的觀點着重在外交方面，可以反映出英國一部分有力人士對戰後世界所抱的態度。費希爾John Fisher的文章完全是以美國的眼光去看英國戰後的一個重要經濟問題。這篇著作不偏謬理論，它接近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從英國戰後財政上的困難，想到英蘇與英美的邦交，最後想到英國的戰略基地。我們把這三篇文章客觀地介紹出來，相信更可以增加我們對於整個問題的瞭解。

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和平的夥伴

二、英美蘇合作與戰後經濟制度的改革

本文作者拉斯基教授是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著作

甚富，本文原題爲 *Philosophic Variet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是拉氏在牛津向全英和平聯合會的和平目標大會發表。

在這次戰爭獲勝後，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沒有人能夠預知。僅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從這次戰爭中所放軼出來的種種力量，已不是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或政府當局所能控制得了。數百萬的人民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庭，今後將設法回去。消費物品的需要，其規模之大，將爲過去所未有。被敵人炸毀和佔領的城市，重建時必將引起關於土地，房屋以及市鎮的大小等問題。關於工業設置地點問題，除蘇聯以外，過去沒有一個國家，會自覺地以社會行動的原則而加以處置。和平到臨的時候，世界可能爲疾病與饑荒所困擾；甚至很少人敢明白指出歐亞兩洲以及美非一部分人

民迄今因營養不足，和患結核病與性病所付的代價。我們知道希特勒及其盟國的覆滅，將敞開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但沒有人對於這個時代的性質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戰勝國以及戰敗國的海陸空人員將整千整萬的由前方湧回。每一個國家的婦女由於全面戰爭的需要，曾大大地或完全地將她們的生活改變，以後必得設法把她們本身與平時經濟的需求重新調劑配合起來。在被擊敗的國家內，須有新的政府；若干獲得解放的國家，也許不會急切歡迎它們的流亡政府重執政權，至少沒有人相信我們可以再回到那種基於放任政策的經濟制度去。當我們組織一個和平的世界時，由於組織的需要，我們必須長期的繼續實行統制。在這種種情形之下，聰明的人應該認識，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各種超乎個人的力量將使得世界大部分的人們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所習慣思想的事物，成爲落後，並且無從配合我們面對的龐大問題。

一個新的社會正由舊的蛻變出來。我們是否可以希望它，在希特勒及其盟國戰敗之後，獲得和平的出生？這個社會將表演出一種偉大的革命，一如我們所見到的希臘羅馬文化的衰頹；十六世紀初葉歐洲大改革以後，各國封建主義的次第崩潰；以及基於一七七六年與一七八九年的原則，使普通人民的生活，在勞苦以外，還能獲得進益的一樣。照作者本人的判斷，戰後社會

主要的理想的原則，將由蘇聯革命的這一項事實所提供。蘇聯革命不獨撲滅了希特勒主義的進攻，而且獲得每一聯合國家民衆的信賴，他們全知道蘇聯對勝利貢獻之大，甚至引爲驕傲。我不打算估量每一個聯合國對於未來勝利所佔的分量。沒有人比蘇聯更能驕傲地衡量不列顛聯邦在戰爭中所持的決心與堅忍。美國大規模的經濟力量，對於戰爭的貢獻也是無以復加。但我以爲我們最要緊的，是明白自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後的兩年間，應付希特勒攻勢的重責，是落在蘇聯同志的肩上。他們已由此表示出這種革命思想的重要與效力。這種思想曾如此改變了俄國，並給與納粹侵略者以不可彌救的創傷。蘇聯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命運所抱的信仰，實爲驅退種種反革命力量的主要因素。任何人要估計戰後新時代的特質時，如果撇開了這個因素，將不能有希望窺見全豹。

這次的戰爭是一個革命

大多數人還未明白這次戰爭發展的程度，事實上已是一種革命。在邱吉爾，羅斯福以及擁戴他們當政者的腦子裏，這不會是一種重要的概念。無論如何，若干聯合國家還是否認這次戰爭是

社會發展過程上的一個革命。在我們盟國的當軸中，對於把這次戰爭認為革命的看法，將被當做一種詛咒。邱吉爾本人即曾說過，他是爲「傳統的」英國而作戰；假使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是對美國經濟的歷史原則挑戰，我很懷疑這位總統是否也用那種眼光來看它。當戰爭的烽火熄滅時，我們將開始較準確地看出新世界的輪廓；我不能確實斷定在蘇聯以外，我們這個社會的組織是否將跟隨其必須做的功能而改變。現在有人竭力主張豐裕的經濟 *economics of abundance*，以代替制限的經濟 *economics of restriction*，可是我懷疑他們的這種熱心，是否同時認明了一項事實，就是特權這樣東西，在它安全的時候，除非經過衝突，它自己是不會退位的，即使它在它遇到危險的時候，倘使沒人教它這樣做，它也是不會退位的。可注意的是邱吉爾會對蘇聯的英勇行爲，備致推崇，但是，如果我們瞻眺未來，更注意的是他會極力審慎避免強調他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仰，但同時又坦率說明他對於英美關係前途，比對於英蘇關係前途，遠爲重視。

不錯，英國和蘇聯訂立了一個二十年友好條約，而且蘇聯人民的成就，對英國輿論會有情感上重大的影響。伯拉巴松勳爵 (Lord Brabazon) 的退出內閣，多少是受這種感情的影響。可是二十年的歲月是悠長的。它長過整個拿破崙戰爭的時代，長過威瑪共和國全部歷史，比現在還

在進行的中日戰爭長至三倍，比希特勒在德國得勢的時期多至一倍，比墨索里尼引誘義大利人民向國外作帝國主義的冒險，以補償他們在國內被奴役的痛苦的時間，也多一倍。讓我提醒一下，在這二十年來，亞梅利會經對企圖在中國建立新秩序的日本人，做過熱烈的友人；這二十年來，邱吉爾內閣中有許多分子，連首相本人在內，並不把墨索里尼看作一個「紙紮的該撒」，而把他當作一個偉大的人物。已故的勞易斯爵士還認他已將資本家與勞工間的問題解決了。哈里法克斯爵士也同意這種意見。直至戰事行將爆發的時候保守黨分子還對希特勒作無謂的推崇，一九三九年六月間，赫德遜(R. S. Hudson)還要求根據對希特勒貸出鉅款的條件，向納粹談判商約。在同一的二十年間，我懷疑在英國保守黨領袖當中，曾準備與蘇聯建立真正友誼的究有幾人。我們只須考究一下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和夏天所進行的無效的條約談判底經過，便可以明白一切了。

當然我知道蘇聯領袖曾經發表過無數次的演講，力言制度的不同，並無礙於良好的邦交。同時我也知道，戰後蘇聯領袖的主要目標，將為補救其在戰爭中所受的重大損失，並繼續進行內部建設的龐大工作。不必說，蘇聯為其本身的安全計，對於和平的意志，必將成為其政策的特徵。由於經濟的擴充，蘇聯對組織世界和平的協助，將大有裨益。蘇聯愈獲得安全，愈能獲得更大。